

给我三天光明

〔美〕海伦·凯勒著

朱原译 〔中英文对照版〕

震撼心灵的励志经典

假如

Three Days to See

中国盲文出版社



假如

给我三天光明

「美」海伦·凯勒著
朱原、编译

最伟大的故事献给困境中的人

海伦·凯勒是一个让我们自豪与敬佩的名字，她应该得到永世流传，
对于我们的生命给予最必要的提醒——梅特林克夫人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美) 凯勒 (Keller, H.) 著;
朱原译. —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4.3
ISBN 7-5002-1982-2

I. 假... II. ①凯... ②朱... III. 凯勒, H. (1880~1968)—
自传 IV. 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6912 号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作 者: (美) 海伦·凯勒

译 者: 朱 原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83895214 83893585

印 刷: 北京市蓝马彩色印刷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0.5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02-1982-2/K·45

定 价: 24.8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有时，我在心里呼喊看，让我看看这一切吧。仅仅摸一摸便给了我如此巨大的欢乐，如果能看到的活，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啊！然而，那些有视力的人却什么也看不见。那充满世界的绚丽多彩的景色和千姿百态的表演，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人类就是有点儿奇怪，对我们已有的东西往往看不起，却去向往那些所没有的东西。然而，在光明的世界里，将视力的天赋只看作是为了方便，而不看作是充实生活的手段，这是非常可惜的。

——海伦·凯勒



序

美国的著名作家海尔博士说：“1902年文学上最重要的两大贡献是吉卜林的《吉姆》和海伦·凯勒的《我生活的故事》。”

吉卜林是英国著名的作家。而凯勒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生，把两人的作品相提并论不免使人吃惊。我没有读过《吉姆》，不知对这部作品应作如何评价，但《我生活的故事》以前读过原文，现在又读了中文译本，感到确实是部优秀的作品。把它评为英语文学中第一流作品是不过分的。

聋盲人海伦·凯勒在1904年以优等学业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这部书是大学二年级时在她的英文教师查尔斯·唐逊德·柯普兰德和文艺评论家约翰·麦西的帮助和鼓励之下写成的。1902年4月起在《妇女家庭杂志》上分五期连续刊载，1903年3月正式出书。

她在大学二年级读书时才21岁，有人提议请她和她的老师莎莉文小姐合作写一本自传体的书，她开始考虑到学校功课



太忙，没有时间写书，经过一番踌躇，最后才同意，并且开始产生了将来当个作家的念头。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在往后的六十多年中她一共写下14部著作。《我生活的故事》是她的处女作。作品一发表，立即在美国名噪一时，报刊上好评啧啧。美国《世纪》杂志的书评上甚至称这部书是“世界文学上无与伦比的杰作”。马克·吐温收到凯勒的书之后高兴极了，写信告诉她说：“我不管怎么忙也得抽时间告诉你，我得到你的书是多么高兴而且又是多么的重视……我被你的书吸引住了，简直是着迷了。你是一个怪人，世界上最怪的人——你和你的另一半一起——我是指莎莉文小姐，你们这一对儿构成完全的和完美无缺的一个整体。”

尽管有马克·吐温这样的大作家作证，仍然还是有人不相信这部书是凯勒这又聋又盲的人写出来的。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诬蔑这部书是别人代笔，就是说是麦西写的，攻击它缺乏“文学的真实性”。不错，麦西是这部书的责任编辑，对原稿作过加工也是事实，但决不是捉刀代笔。他有力地回答那些造谣诽谤说：“故事的140页原稿装满了一个人的经历，有这经历的只是凯勒，不是任何别的人，而且除了凯勒，也没有人能写得出来。”

谣言平息之后，凯勒的这部著作就进入了英语文学的经典之林，传诵至今，读者急购，销数不衰。从1903年到1961

年版权几经转移，印刷版次已查不清。1961年起版权始归戴尔出版公司，从1961年到1980年共印过24版。罗斯福夫人埃利诺在新版的前言上说：“这个故事会有许多人读起来很感兴趣，因为这个故事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人类精神的美一旦被认识，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在她的生活和生活乐趣中，凯勒小姐给我们这些没有那么多困难需要克服的其余的人们上了永不能遗忘的一课……我们都希望这部书有越来越多的读者，让她的精神感染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传播。”

这部自传体的著作写了凯勒21岁以前的生活经历，内容是那么的丰富、生动、真实、有趣，无疑是自传文学中的佼佼者，就文学成就来说，和卢梭的《忏悔录》相比毫不逊色。作者是一个又聋又盲又哑的残疾人，但她凭着手摸可以认识周围的世界，她的生活兴趣非常宽广，读书是她最大的嗜好，她还会骑马，游泳，她喜欢参观博物馆，爱戏剧，靠手摸她能欣赏古希腊雕塑的美。这部著作无疑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但作为教育作品来读意义更加重大。

试想一个从一岁半就变成又聋又盲又哑的幼儿，后来居然变成通晓5种语言，知识渊博的学者，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究竟这个孩子有什么特点呢？她说：“我的降生是很简单而普通的，无异于别的小生命。”当然也有点特别，“人们说，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已经显露出一种好学而又



自信的气质。看见别人做什么，我总要模仿着做”。这就是说她的好学是天赋的。但光靠这一点还不是她取得成就的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她对付困难的那种异乎常人的毅力。一个聋盲人要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最重要是要学会认字读书。从学会认字到学会阅读，其间所遇到的困难不知有多少。聋子要学会说话，困难还要大几倍。“大凡教聋人说话的人……才会知道我要克服的是什么样的困难。我完全是靠手指来观察莎莉文小姐的嘴唇的：我用触觉来领会她喉咙的颤动，嘴的运动和面部表情，而这往往是不准确的。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迫使自己反复练那些发不好音的词和句子，有时一练就是几小时，直到我感觉到发出的音对味儿了为止。我的任务是练习、练习、再练习。失败和疲劳常常使我想打退堂鼓，但一想到再坚持一会儿就能把音发准，就能让我所敬爱的人看到我的进步，我就有了勇气。”从不在失败面前屈服，坚持练习、练习、再练习，这就是她的那种惊人的毅力。

她在大学学习时，许多教材都没有盲文本，要靠别人把书的内容拼写在她手上，因此她预习功课的时间要比别的同学多得多。当她花费很多时间备课的时候，别的同学却在外面嬉戏、唱歌、跳舞，这真使她忍受不了。“但是不多一会儿，我就振作起精神，把这些愤懑不平一笑置之。因为一个人要得到真才实学，就要独自攀登那奇山险峰。既然没有一条到达顶峰的平坦大道，我就得走自己的迂回曲折的小路。我滑落过好几

海伦·凯勒

次，跌倒、爬不上去，撞着意想不到的障碍就发脾气，接着又制服自己的脾气，然后又向上跋涉。啊！登上了一步，我欢欣鼓舞；再登上一步，我看见了广阔的世界。每次的斗争都是一次胜利。再加一把劲儿，我就能到达灿烂的云端，蓝天的深处——我希望的顶峰。”

这种不畏险阻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正是马克思所提倡的。目前我们正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难道不应该学一学这种精神毅力吗？

凯勒之能走出黑暗，达到那么高的学术成就，除了自己的顽强毅力之外，同她的老师莎莉文的循循教导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莎莉文来到我家的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她使我的精神获得了解放”。是老师教她认字，使她知道每一事物都有一个名字，也是老师教她知道什么是“爱”这样的抽象名词。也是老师教给她日常交往中使用的无数习惯用语。“莎莉文小姐不管教我什么，总是用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或者一首诗来讲清楚”，“她描述事物的能力很强，那些枯燥无味的细节，她一带而过，而且从不考查我前天学的功课。讲解刻板的科技知识时，她总是一点一滴，循序渐进，每个题目都讲得那么生动逼真，使我自然而然地记住了她讲的内容”，“就这样，我从生活中汲取知识，起初，我只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孩子，是莎莉文小姐启发了我，教育了



我。她的到来，使我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爱和欢乐并富有意义。她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使我了解世间一切事物的美，她每时每刻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我的生活美好和有意义”。这样好的老师真是难得啊！

莎莉文小姐在和人通信中提到她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她教育凯勒就不是把她关在房里进行死板的、注入式的课堂教育。“我们经常在旷野中进行活动。什么词需要用就教什么词。当某一行动需要用上某一词的时候教给她，她很少会忘记。当某一行动需要用某一短语或句子去叙述的时候，她学这个短语或句子就像学一个单词那么容易。显然地，当孩子们在他们感兴趣的事物中间走动时学习语言成效特别快。他们学会了词语，同时也学到了知识。一进课室，他们就不再是戏剧主角，他们呆坐着看老师动嘴讲这讲那，这不能引起他们的求知欲。消极被动不能刺激起兴趣和精力。孩子们都热心学习他们想知道的东西，而对你要他们知道的东西则不感兴趣”。

莎莉文的教育方法是理论结合实际，是启发式的而非灌输式的。她的教育经验十分丰富，要介绍她的教学经验是另外一篇文章的题目。这里就不多讲了。

王子野

1981年8月26日

译者前言

本书是美国著名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的一部自传体著作，也是她的处女作，写于1902年，记叙作者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

海伦·凯勒一岁半的时候，一场重病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随着又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然而就在那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她竟然学会了读书和说话，并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学识渊博，掌握英、法、德、拉丁和希腊五种文字的著名的作家和教育家。她走遍美国各地和世界许多国家，为盲人学校募集基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赢得各国民众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1959年联合国曾发起“海伦·凯勒”世界运动。

海伦·凯勒幼年得病致残以后，愚昧而又乖戾，几乎是无可救药的废物，但后来却成长为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大学生。这确实是个奇迹。无怪乎马克·吐温说，19世纪出了两个杰出的人物：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海伦·凯勒。这个奇迹可以说有一半是海伦·凯勒的老师安妮·莎莉文创造出来的，是她崇高的献身精神和科学的教育方法结出的硕果。从这里可以看出对残疾人进行特种教育的重要性。海伦·凯勒幼时还得到文学、艺术、科学界许多知名人士的关怀和帮助，不但使她受到教益，更重要的是给她以精神慰藉。书中频频说到的科学家贝尔（电话发明人）等社会名流同她交往，读之很有兴味，使人很受启发。



当然，海伦·凯勒学习上的惊人成就，主要还应归功于她发愤图强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我国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脍炙人口的名句：“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这所歌颂的，不就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发愤精神吗？在这个意义上说，海伦·凯勒不但是残疾人的楷模，而且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

海伦·凯勒用“忘我就是快乐”来克服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她说：“我要把别人眼睛所看见的光明当做我的太阳，别人耳朵听见的音乐当做我的交响乐，别人嘴角的微笑当做我的幸福。”一句话，她以人之乐为己乐。正因为如此，这个双目失明，两耳失聪，几乎与世隔绝的姑娘，才能那样爱生活。她会游泳、骑马、滑雪、下棋，还喜欢欣赏戏剧演出，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从中汲取知识的养料。青年海伦·凯勒赖以克服困难、茁壮成长的这些高尚品质，也是她尔后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盲人事业的思想基础。

海伦从7岁受教育，到考进拉德克利夫学院的14年期间，她给亲人、朋友和同学写了大量的信，总计达数百封。这些书信，或者描述旅途所见所闻，或者倾诉自己的情怀，有的则是复述刚刚听说的一个故事，内容十分丰富。海伦12岁时就发表短篇小说，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以后的作文常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朗读，以至后来成为一位著名的作家，其文字根基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她从学习读和写的初期就开始的写信的爱好和习惯。这些信件，既表现了作者语文程度提高的惊人速度（特别是在早期），也展现了作者从一个幼稚天真的孩子发展成为一个盲人教育家，其献身精神发生发展的过程。柏金斯

盲人学校的刊物曾发表海伦1892年以前的许多书信，供人们研究她的成长过程，同时也用以启发教育读者。

本书选收的书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1887年到1890年之间的7封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7岁的盲聋哑孩子，只学习了三个半月写出的第一封信。以及其后4年在思想和文字上的迅速发展，语文水平大大超过了没有生理缺陷、接受正常教育的同龄儿童。第二部分是1891年到1901年的10封信。海伦10岁的时候就热心为一个5岁盲聋孩子汤姆募捐，让他受教育，以后又为盲人福利举办茶会，为她家乡小镇筹办免费图书馆等等。很清楚，这时海伦的幼稚的心灵里，已经滋生起帮助他人、帮助困苦人的崇高思想的嫩芽，体会到盲人接受教育的重要。这是她后来矢志不渝地献身盲人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

海伦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最初发表于美国《大西洋月刊》，想像丰富，文思有如泉涌。她对生活的那种热爱、执着态度，不能不让人为之感动。此文已由王海珍女士从美国40年代出版的《古今散文选》上译出，经王子野先生校订润色，原载我国《散文》杂志1980年第12期，现征得译者同意，收入本书。

译者水平有限，译文错误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朱原

1981年4月

CONTENTS

目 录

序

译者前言

我生活的故事 (汉英对照)

第一章 (1)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9)

第四章 (37)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3)

第八章 (79)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5)

第十一章 (103)

CONTENTS

目 录

第十二章	(115)
第十三章	(121)
第十四章	(133)
第十五章	(153)
第十六章	(163)
第十七章	(169)
第十八章	(177)
第十九章	(191)
第二十章	(203)
第二十一章	(221)
第二十二章	(247)
第二十三章	(273)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王海珍 译	(291)

我生活的故事

第一章

THE STORY OF MY LIFE

CHAPTER I



Three Days to See

by Helen Keller

IT is with a kind of fear that I begin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my life. I have, as it were, a superstitious hesitation in lifting the veil that clings about my childhood like a golden mist. The task of writing an autobiography is a difficult one. When I try to classify my earliest impressions, I find that fact and fancy look alike across the years that link the past with the present. The woman paints the child's experiences in her own fantasy. A few impressions stand out vividly from the first years of my life: but "the shadows of the prison-house are on the rest." Besides, many of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childhood have lost their poignancy, and many incidents of vital importance in my early education have been forgotten in the excitement of great discoveries. In order, therefore, not to be tedious I shall try to present in a series of sketches only the episodes that seem to me to be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important.

I was born on June 27, 1880, in Tuscumbia, a little town of northern Alabama.

The family on my father's side is descended from Caspar Keller, a native of Switzerland, who settled in Maryland. One of my Swiss ancestors was the first teacher of the deaf in Zurich and wrote a book on the subject of their education — rather a singular coincidence; though it is true that there is no king who has not had a slave among his ancestors, and to slave who has not had a king among his.

My grandfather, Caspar Keller's son, "entered" large tracts of land in Alabama and finally settled there. I have been told that once a year he went from Tuscumbia to Philadelphia on horseback to purchase supplies for the plantation, and my aunt has in her possession many of the letters to his family, which give charming and vivid accounts of